焦氏澹園續集

孫氏澹園續集卷之十三目錄

墓志銘

焦氏澹園續集卷之十三

墓志銘

南京戶部員外郎篆石方公暨配劉宜人合

葬墓志銘

夫楨榦維邦則徵信于喬木羽儀閭里則資範于名家紳𢿱奕世既難縷數辭華踵美抑又罕焉卽世所稱安成之鄒瑯琊之馮曌曌晨星無多屈指何況剖千龝之秘發二酉之藏父子相望迭爲雄長者哉萧之有方蓋甲族也肇于唐昌于宋迄我

明而蟬聯繩繼辟之南金竹箭代𠀤天府至方伯
雲䧱公而彌顯一傳爲靜軒公舉孝廉配翁孺人
而生公公諱攸蹟字君敬别號篆石爲人清方簡
直貌樸而中腴尤長風咏兒時儼如成人動履嬉
遊壹稟禮則少長酷嗜書晨興展卷呻吟至午夜
不釋聲琅琅如也由是學日益博士之業日工亭
亭有干霄之志矣嘉靖巳酉庚戌連升高等銓廣
東順德令順德故明珠翠羽之藪海外珍錯輻輳
灌輸銅墨吏輒以賄敗公慨然曰吾何忍以官爲

市乎砥礪廉隅屹不以私自點縣多漲沙巨島羣
不逞之徒窟穴其中急則解散緩復烏集當事者
束手公羅致巨猾把其宿負聽致諸偸以自贖卒
之邑門不閉抱鼓稀鳴公之力也上功幕府　天
子嘉之爲增俸一級會倭亂募兵惡少蠭起横索
餉直公按劍曰金校首領孰多若不聽命而趦趄
有是三尺耳邑中慴伏無敢諠譁視他邑所裁不
啻數千金諸奮身節縮以佐元元皆此類也居四
歲稍遷南度支郎南都饒佳山水公餘嘯咏若與

山川相映發無何署兗庫坐事波及遂投劾去歸之日生事益落乃絕不以竿牘自通有司雖崎嶇險阨養無兼辰不以急故貶清修也丈夫子二人長曰瀚慶遠府推官先公卒次曰沆雲南提學僉事與余爲石交嘗與商搉風雅游泳道妙每怪其人旣多蘊藉復慷慨磊落無突梯脂韋之習竊意其源流必有所自孰知其得于公者多耶余嘗槪論造物有所嗇必有所豐今觀于公豈不甚然公官不過五品而擅雕龍之業任未滿十朞而享大

耋之壽用不盡其才然其心逸報不于其身然其
子賢昔子雲爵位容貌不過中人且無嗣以老而
法言太玄足埀千古至今仰其後塵而莫及又況
科名詞學世相趾美如公父子者哉然則公於歆
向當並驅爭先豈直與今之望族鼎立而三也公
生正德壬申七月二十八日卒萬曆辛卯四月二
十日得年八十配安人劉氏有賢行公之家教蓋
寔助成之孫承裘承袞瀚出承篈承簡承篪沆出
文行能世其家曾孫二尚幼沆以壬辰蜡月二十

六日奉公柩與宜人合葬于紫帽山之原負丑抱未而屬余為銘銘曰

千鈞之弩一發旋毀全其天兮萬石之鍾隨叩而鳴以永年兮深山大澤龍蛇寔生焯以喧兮紫帽崇岡鬼護神呵爪爬綿兮

嘉議大夫廣東提刑按察司按察使內齋余公墓志銘

觀察公之在池陽也與畢司徒施京兆以耆德稱三壽聞者以為人瑞也而爭慕説之亾何京兆與

公相踵逝公子翹等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公某山之原手所爲狀乞余銘按狀公諱敬中字子惺自號內齋居士池之銅陵人系出晉大將軍元昭以功賜姓唐宋代有顯人迨　國朝諱可才者仕爲左通政世居郤源佘村自通政之猶子志貴始遷大通鎮四傳爲公父諱某新化縣知縣封工部郎中配吳封宜人生二子長即公次太僕少卿毅中公生而卓犖四歲諳聲律能詞章八歲母宜人歿郎中公不爲過督公益解力學壬寅出就試郡

守晉江柯公大奇之補邑諸生丙午郎中公之新化以家柄授公書接人事夜綴學攻文無怠三試不售之廣陵學於桑子木先生隨有悟入乙卯領鄉薦已未成進士釋褐武昌推官公理大郡寃若老吏當事者多以疑牒屬公有僕毆主母而母雖經者母兄張生搥殺之前司理坐張殺人論死公曰僕以飛語汙主母汙固當況僕從主母來於張名義未絕也竟出張生富人錢[illegible]以女許冷朝陽矣朝陽已病傴僂相乃含匿之而徉爲女汙發

喪爷訟之累年莫決公躡蹤得女他郡而坐相辜其發姦擿伏人人稱神君矣　景藩封楚璫吳某者多不法且奪民洲地而撫臣依違其間公奉檄往案之令洲民遁他所驚謂璫曰洲民之　帝所愬矣奈何璫大懼因得還其侵地奉檄核諸郡邑絕無削牘私謁者請黃州守館公於富人胡氏胡眞人陶仲文甥也夜奉百金爲壽公斥去之卽移館他處時分宜當柄趨者如市公仕可三年所如不聞也分宜敗徐文貞代之公以卓異舉天下第

一會吏部業有宣城一人六郡例無再入文貞賢重公而以語太宰曰吾得不通分宜書者一人余司理耳遂入爲稽勳王事歷驗封郎中方嚴文靖胡莊肅楊襄毅相繼爲宰雅以才品相激揚而相徐與嚴尤委心歸計每黜陟以草屬公公取所知籍奏之畧無遜避兩公益相器重而人從此多忌公矣一日白文靖曰三途並用制也自辟舉不行要重之司獨歸進士而進賢之路狹矣宜倣舊制遷其殊絶者數人以爲吏治勸嚴公蹶然起坐曰

余意也遂疏名上請自是副使王化以乙科起僉
事張澤評事李琪以明經奮郡丞郭文通知縣薛
侃州判聞鑽蘇掾史進一時嘖嘖傳爲異政而闒
茸者無不有灑然自新意癸亥大察京朝官公多
方搜剔貪墨無漏網者丙寅　莊皇帝新立奉
遺詔卹錄言事臣事下部公毅然以疏請謂應卹
錄者有三等戮死爲最斃於杖次之遠戍又次之
至尚書熊浹御史楊爵繫獄十年始終一節當與
杖斃者同　上可其議行之公臨事吐决智量過

人當是時拔才能搜隱伏揚忠讜屏饕餮銓政一新而新鄭知文貞之善公也顧目攝之復以擬吏事不能委隨郤滋深丁卯自驗封出爲廣西叅政時徭亂殺前叅政而以公徃陰欲困之公曰事不辭難臣職也焉避爲至則賊已據古田勢急而餉匱公具疏請并索各省舊逋還粵而公日夜轉輸得大破賊他如撫軍變處藩藏籍公畫者尤多戊辰以入賀行新鄭適里居同行者度將召勸公迂道以謁公揣言曰豈有手捧王章而道謁要人者

予謝不往庚午晉廣東按察使持憲貞度人心大
肅秋監試稱得人九月入覲供張具一付南海令
籍記之日以給後來者辛未上計新鄭業繼興化
首揆席矣嫉其黨寘公名拾遺疏中聞者異之遂
得冠帶閒住公泰然曰吾父春秋高矣今得歸是
成吾願也尋新鄭去江陵盡還所擯者收士望有
欲爲公道地者公謝曰我終不能低眉向貴人矣
言者合媿去時封翁矯健善飯公日奉巵酒爲壽
迨卒年九十有二公亦踰指使矣猶然孺子泣也

於吏跡絶口不言郡邑部使者至罕覯其面至事有不平無問識不識慨然以公道論列之如築邑城裁冗官得公言而定愛清溪山水之勝築數楹爲圃灌花洗竹讀書其中與司徒京兆兩公以觴詠相屬人謂不减洛社風云乙巳登八十海內致詞介卮酒者數百人未幾病痰以明年丙午八月十八日卒距生嘉靖丙戌十一月二十三日得年八十有一公負人倫鑒好與賢士大夫遊在銓署體貴倨多局鑰自閉公曰審爾則咨訪奚施邪故

至者曰相梯接居恒所嚴事者羅先生汝芳縉帶
交者舒公化陸公光祖李公世達曾公同亨許公
孚遠皆一時名流其助成公賢率此類也嗜左氏
春秋及杜詩公移倣王文成三集常不去手所著
有左國類要諸書并詩文若干卷藏于家配柯氏
繼陳氏徐氏贈封俱安人子五曉貢生先公卒娶
方縣令懋女柯出翹舉人娶施京兆篤臣女繼呂
瀋端三極女曉邑諸生娶羅憲副賜祥孫女驍娶
任大參可容女徐出饒邑諸生娶章太學允升女

側室賈出今爲太僕公後孫六繼武繼鼎繼樞繼珂繼鉉繼鉞孫女四銘曰

懿厥令宗肇自有晉武功欝然開土賜姓迨於昭代廼有納言典司喉舌實高其門令尹勃興甘棠流詠觀察嗣之國牒顯進滄成讞獄當時推賢英風姱節矯矯無前一个在廷位望有煒讒袞擠之竄以嶺海不自爲材從古則然公雖退藏其大者全勿替引之亦既有子奮藻决科載玄載史一丘罣如山紆川隨用昭來許篆此銘詩

太學生劉君敬止墓志銘

劉生祖錫自鹽官來其父太學君殁三十五年徃矣生過余手一帙嗚咽不能言者久之余受讀則其父緒言遺事在焉曰願以不朽爲先生累夫世之孝子貞婦亦比於三節而已免喪而見似目瞿聞名心瞿者彼誠昕夕於前不能自釋也錫二歳稱孤去之三十餘載購其言行秖文而必欲傳之噫可念已志而銘之曷能辭按狀太學君諱世坊字敬止先世陳留著姓勝國諱恂者教授於浙始

家鹽官以經顯十一傳曰主事公术以治行祠學宮子方伯公炌益貴重有名方伯配永州守錢公女從官金谿邸中君乃生少卓穎舉止異常兒六歲通尚書十七而業成名首鄉序中表目之耳相屬曰是不媿名家子矣嘉禾項墨林雅以鑒自負以女許之遂配今節婦云居五年游太學應南畿試以其歲生男祖錫又三年而卒卒年二十有六耳爲人器宇澄弘孝愛篤至奉兄姊撫昇弟怡怡如也盡終其身無迕事方伯公韋韝而治瀚髓唯

恐不得嘗也方之巳試者必手錄以進公葬母鄭

恭人手操版築君畢力襄之公歎曰非此兒曷報

吾母其爲所愛賞如此劉族蕃衍有艱食者君喟

然曰吾祖生不穀遺之產詎令自有餘而巳於是

歲賙之斛米束帛以遠近爲差其急昏喪也甚於

巳季議婣謂鄭氏邑名家爲旁宛濟之六禮必巳

之出咸中品式君雖善心計而出納秋毫無所封

嘗出奩中裝易田若干畝佐歲而復攻苦茹澹亾

使旁落所能拓其業而且以急人之難者以此久

之病骨立語氣不屬乃胠其篋得五百金泣進方
伯公曰兒疾殆不復振賴婦足持門戶生兒幸長
異時代兒從諸孫問寢食耳第願大人爲建重樓
居嫠婦孤兒少便大人覆露足矣故君歿方伯公
畢世悲思之謂其盡子職君識度淹通而經理毛
密錫妻給諫海陽陳公女也歿前手書業議及姻
事季弟師焉君端士也則指錫約曰翁莊雅足范
後學兒他日必屈教之九都新丘不食地也弱冠
即厚直購之以待蓋其所條畫豫已居恒耆墳典

[illegible][illegible]祭述所不大父父之訓戒若譜牒即片言無敢
放失者殁後婦項氏能茹荼存孤卒俾有立嚴事
方伯公三十餘年如一日傳言死者復生生者不
愧余於節婦亦云夫世有老身長子孫而妻孥間
不獲一開顏者太學君雖早逝有項之節錫之孝
且才而天之報君者豈微也哉君生嘉靖某年某
月某日卒隆慶某年某月某日以萬曆癸巳中秋
日葬新丘之原君所卜也配項年與格應郡縣覈
其節上部使者籍奏而旌焉有日巳錫子四蒙淰

蒙濂蒙濬蒙澮許字皆名家銘曰

豫章昂昂欲參天誰摧春姿夭其年蟠根抽條蔓連延上有實鈞淨且娟九都之山鬱盤旋昔為瑕丘今墓田千秋煌煌銘永傳

福建寧洋縣知縣向君惟共墓志銘

君諱宸參字德象後以字行別字惟共先世出中州無陽宋南渡占籍上元自此世為上元人高祖諱輸貫於滇嘗傾貲佐邊餉曾祖諱璽隨父貫㓜滇中祖諱芳少訪父墓留貴竹考諱鼎舉癸卯貴

州第六人仕終興國州知州配殷氏而生君少敦
篤勤敏始授朱氏詩業成誦矣復更胡氏春秋與
伸弟朝夕砥礪至忘寢食歲巳巳興國公罷政歸
金陵擇名士萬夢桂者師之績學益力未幾丁父
憂哀毀骨立幾不能自存時囊無一錢三喪未舉
君雖黽勉終襄事而心力竭矣巳卯選爲京兆弟
子員會南阜鄒公左遷南北部君執弟子禮稟學
焉天臺耿恭簡公來掌留院一時士大夫論道者
翕然宗之君從遊其間無論風雨寒暑未嘗不在

也戊子餼於學宮辛卯舉鄉試有始第即飾輿馬爲貴富容者君布衣徒步不異諸生時即北征跨一衛往見者不知其爲孝廉也壬辰入南雍羣諸生課講不以情款自異司成鄧定宇公雄其行以爲六館倡君之賢名藉藉滿留都矣於有司無半刺干謁至里中長久便利及關風化者不難挺身先之如戶部之庫役兵部之斗級十八批解差與布絹之改折既同鄉薦紳言之當路復自上書司馬衛陽周公總督後山楊公箕必得請而止以故

易庫級爲顧役易民解爲官解清軍納絹諸徵應時而改都人至今賴之多君力也忠介海公少泉汪公恭簡耿公治中龐公皆士民所謳吟思慕者力請祀之學宮其知所重類如此辛丑謁銓得閩之寧洋或難其僻遠君喜曰古之至人幾小國寡民以自試吾黨與小民相濡沫得微效其平生足矣壬寅抵任邑在萬山中重以鑛盜縱横習俗凋敝君毅然與之更始革常例省火耗釋淹滯捐逋負罷商征清鹽法凡可卵翼其民者悉盡力爲之

至興臺吏胥加意約束時時延見父老鄉先生問諸疾苦而爬梳之未半載而凋瘵之氓霍然有起色矣尋條十一事上之兩臺議倭者一議兵者二議清軍議積穀議入計議學官議典試議久任議貢市無不改容嘉納者當是時部使者若藩臬嘉筴疊至君志未行什一也踰歲病且作日以困憊屢引疾乞休不從求改教以行士民奔走諸司冀留君臥治顧疾加劇不可爲矣行日百姓扶攜遮留輿不得行君力譬曉之泣送數十里別去君間

闕道路謂不得正首丘爲憂甫抵家而歿痛哉君内行甚備世父覺弟宸柳閔其鰥也爲納室以居弟宸房若宗人義皆宛轉經營令無失所其在寧洋也聚而食者常十數人藉令君而得志其所及何如哉而僅僅若此然其意可以觀矣君生嘉靖巳酉九月十二日卒萬曆甲辰十一月某日享年五十有六是歲某月某日葬某山之原配許氏息縣尉許君宗傑女子二長明蒞娶諸生李銓女先卒次明淵娶余壻諸生楊楷女孫男一延燿淵出

君疾革語其子曰吾篤信力行以師聖賢而未副
其志以歿若求太史一言志我墓而吾師南臯公
表之目可瞑明淵奉其遺言以告余忍不銘君銘
曰
旣豐其材而嗇於壽維篤於仁以昌厥後

戶科右給事中沈君孟威墓志銘

君結髮從余兄伯賢先生遊尋復爲余禮闈所取
士蓋世以文行相砥也頃余旣廢斥意以未竟之
志託之君乃所發抒什未一二而悒悒以歿嗚呼

痛可言哉君孫欽䌰手王工部狀謁余爲志銘誼
何忍辭君沈姓諱鳳翔字孟威先世諱福者國初
從征陳友諒大戰鄱陽湖死之　高皇帝爲立廟
康山錄其子庸爲旗手衛百戶沈世爲衛人自此
始庸生彬彬生理理生紋紋隱德不耀紋生九思
君父也以君貴贈右給事中是爲贈公配李繼廖
贈封俱太孺人君廖出也贈公登嘉靖癸卯賢書
婁試南宮不售殁于旅君甫四齡當大父暮齒廖
以一嫠持家兼纔二十四歲耳撫君而泣曰沈氏

如綫之脉在爾矣君即知感泣七歲就塾穎異工
屬文識者器之已而大父又歿君感憤嚮學益力
誦聲琅琅徹丙夜不休庚午補諸生試高等督學
褚公廉其行檄獎之不獨以制義稱而已丙子舉
鄉試壬辰上公車擢同進士出身即以毋廖撫孤
事聞於
朝詔旌其閭癸巳除蕭山令蕭巖邑也
而衝君至即自勵爲精勤時時召問三老所疾苦
而袪補之嘗受賦令自投之匱解者取以轉輸君
不一盼也一切奇羨供億悉埽去吏抱案堂皇受

成事五伯特梃惝惝立至日旻不得一飽暇則延見諸儒生講說經義不以嚮方居恒慕劉龍江楊時之爲人其祠宇悉捐俸新之於是士心興起科目亦彬彬矣邑故濱江圩田以畝計者九萬餘隄一决則鹵潮入而稻田無弗腐者且嫁賦他腴田君嘆曰吾不能令瘠者腴而可使腴者瘠乎乃剏築堤之議徒步堤上日無寧趾隄成可力耕而巨浸成沃壤矣湘湖故產蒲用以糞田舊各爲界尋没於勢家君悉歸侵疆令豪斂者無所騁而會

有盜出沒水間乃設方略會捕之盡徙他郡史胥姦宿逆閉其塗而法其尤者數人人爲股栗先後五載邑薦紳一無所報謝而絕無少望且交口譽者以君公廉誠信于士大夫也臺使者上君治卓異先後幾疏　上以璽書徵之巳亥北上便道省太孺人于家戀戀不忍去太孺人謂曰我健飯若無念我且　天子以名予若而不以實報吾貪天之寵而不能教子忠何以見若父地下君飲泣以別抵京以上考擬授省秩待　命闕下亾何太孺

人訃至君痛不及視含絶而蘇者再久之自力還
襄事家赤貧至倚貸責而辦甲辰公除補戶科給
事中踰歲遷右給事中　覃恩特贈父母如其官
廵視光祿故事諸商供　御者屬要人剬牘覬昂
其直君叱曰　上供不可省固也乃爲爾輩實谿
壑乎竟置不答首上疏言上下釜鬲起于疑疑情
不撤敗道也何以言理疏入報聞時遼東稅璫高
准者失　上意訛言虜闌入自調千總射殺之以
聳動　上聽君聞之怒曰奄人不典兵　祖制也

何物宵人而以篋制干寵爲上疏極論其無人臣禮諸璫爲之斂手梁永監稅關中秦人怨之次骨御史余懋衡將疏論之永銜御史因膳人而置毒焉事覺御史以聞永懼爲禍咸陽令滿朝薦者誣其縱刼供御物　上遣緹騎逮之君力言薦無罪而永可誅雖未報可而薦寃得白卒從末減君力也他有任輔相簡大僚廣聽納核吏治與夫掊擊貴要指陳欺罔不下數十上雖其有行有不行而侃侃大義天下莫不聞與人交有終始友人黃分

宜客死薊門親爲調棺殮賻而歸之鄉丁未奉
命冊封襄府餽遺謝不受道南康展祖廟托有司
新之便道過家以積勞委頓至不能徙倚歷數月
而卒先是除夜襄府復遣使遺之金君伏枕謝曰
拜于國與拜于家異乎吾終不以死易吾志嗚呼
士之節義發憤于窮約者或至喪心于當局檢括
于項時者未必失志于蓋棺如君所爲一意清節
貫窮達歷死生而矯然不以變塞也可不謂難哉
余方爲失良友惜而世徒歸知人于余可悲已君

生嘉靖己酉二月二十二日卒萬曆戊申正月十一日享年六十配張氏孝廉張公岐山女封孺人子四懋滋諸生娶南京戶部郎中王公華岡女次懋膚諸生娶通山令路公瞻溟女次懋東武生僉先卒次懋懿側室陳氏出女一側室劉氏出皆幼孫男三欽繩諸生娶兵部郎中厲公望所女滋出欽矩娶岐陽王孫李公瑞巖女欽律幼俱膚出孫女一滋出適高明令韓公驤宇子呂言曾孫一慶源繩出繩等將以某年月日葬君棲霞陳家庫太

孺人墓傷而余爲之銘銘曰
道喪世衰士習卑卑有偉孟威起而振之擺脫垢
氛而古是軌如趣羊腸以防熊耳嗟材則豐年位
弗臻天將贏之其在後昆欝欝新宮繖山之側我
爲作銘過者必式
光祿寺署丞海谷張君墓志銘
君以大學生例授光祿署丞棄去不就以林壑終
識者高之萬曆丙午十一月二十二日殁于家子
惟敏草事行屬余爲志銘余受讀君張姓諱訓字

于彝一字惟善別號海谷先世金華人自提刑公徙衢提刑子諱榮者爲歙司訓遂居歙之嶺南始爲歙人族日大遷居城南祖曰暉山東司訓生寧君父也娶于朱亾子側室柯舉二子長曰諒次君君生晚父母慈暱之不過督而自力于學課程外以餘力及鼓琴蹴踘騎射亾不精詣稍長倜儻負才氣好賦詩以聲伎自豪有古節俠風父日以公車業程之舉族屬先達以勉君肄業成均方下帷發憤會伯兄以鹽筴事見逮君力營救得脫因徙

淮右暨兄業李文定公聞其人賢重之已伯兄產復振君歸事父擁家秉博士之業廢矣父八十有八以天年終君不以老壽故損哀歲舉時祀淚涔涔下數十載如一日也父瀕危遺命伯子長所費寢多授貲欲稍稍裒益其間君蹝譤曰一體之謂何而以軒輕爲竟中分之友愛昆弟竟其身無間言嘗于分地構室族有覬得其處者君曰奈何以一片地失子姓歡遂撤土木而遜之人以爲難初君合羣從而居家以衆爲政且埶君令析著使其

自力求多者亦厭其欲而去自是人人自奮業益起義聲益著君勑諸子曩之治生凡以爲儒業地耳於是諸子皆以經術進彬彬七業俱與之盛矣里俗信形家言有累世不歸窆者君心疾之蚤夜卜地以厝三親人謂可挽陋俗云性不食酒自奉以所芬華晚乃闢園池構亭軒蒔花竹環之召故所善談說古今佐以觴詠慷慨擊唾壺爲節已而陶然自快也絕不謁貴人邑大夫知君者至損呵從就訪之君以野服見去亦不報謙尋以鄉飲賓

請一再往輒罷里中事有不平取一言解南城家祠故湫隘君獨捐橐而新之身董其役者兩歲既成大合族而落之定爲祀儀一準家禮貧交疏昆弟以緩急告無弗應所葺脩學宮書舍所調棺櫝徧境內而不自言德也與人交信心而語無所假色辭其臨諸子也以莊旦夕不敢褻見臧獲毋髻者不得入中門閾以內嗃嗃如也春秋高食飲漸減諸子强以藥君曰噫若輩知藥能已疾未知藥之生疾也非吾一意卻藥安有今日況區區假合

者亦安能令久留耶醫來戒勿視仲久望忽言吾以長至當歸立家人而訓勑之內外少長皆偏且曰自分生平無大過亾事禱也含殮祭葬當約而從禮墓門之石無爲諛詞頃之君遂逝此豈繫於衆生者流哉距生嘉靖己丑正月八日壽七十有八配程氏參軍恩女繼金氏子三長惟昇以諸生補太學娶金孝廉淑滋女程出次即惟敏娶汪君輅女繼汪君子壽邵君應魁女次惟炳邑諸生娶文學邵君應兆女繼王君世學女庶陳出孫男六

弘科弘封弘儀弘敬弘弼弘相孫女七曾孫女一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山之原嗚呼方君之棄儒蓋于學未數數也然奉親以孝閨待兄弟以友愛閒接親族知交以厚聞少年凌厲俊邁時軼而之剛晩節之所就亦幾于約且達矣余故不能諛且君之治命在也乃摭實而文之如右銘曰

有秩於朝而隱是怡如麟在郊如鴻漸逵談笑而終以還造化寸心夷然一絲不罣罦如者丘幽宮奠焉子孫保之于千萬年

贈南京旗手衛經歷印州康君暨配郭孺人

墓志銘

康君惟志為南旗手衛參軍于世系籍於茲得從參軍游亾何參軍手一帙謁曰是不肖從兄憲副所為先考妣之行述也先君見背三十餘年妣殁亦二十年矣先君有未究之志以屬孤而孤錄錄無以闡其幽頊　天子推恩先君得徼一命為寵麥光惟是一二細行不可無志先生其哀而賜之銘按狀贈君諱元功字以勲其先副將軍子信公

裔也居泰和之瑞山已徙千秋高祖文悅曾祖晧
祖珞皆隱德不耀父堯仁負器識稱長者配王生
五子曰以賢曰元賓曰以貿曰元東贈君其季也
少穎敏有志略習博士家言塾傅稱曰能顧翁右
族諸理紛挐每以屬贈君君不欲以米鹽猥細爲
大人勞也遂棄去理家人業然料量惟義之歸非
苟取盈也會度田令下翁用方正推擇於鄉贈君
嘆曰有子在獨不能任公旬役乎於是奮身而前
矣公且亟所司嘉奬翁而邑人無不傳頌贈君者

翁老家益拓昆弟賓姻倚辦贈君君一意經紀無毛忽私諸兄伯叔皆力學稱名士仲入貲補太醫官屬贈君所翊贊爲多羣居數十年一無間言析箸則俛聽諸兄割分人尤以爲難性洞達好義歲侵嘗出穀萬石賑饑人或急難來歸出力以解而卒未任德當事可否侃侃不可撓退而致孝于父母委曲承顏未嘗不以恩自克也課諸子嚴爲擇師又爲之求良士與交致其力不少懈子姓彬彬質有其文一時推其有家法云配孺人郭氏相贈

君嚴事兩尊人無忤色持家秉事必咨贈君而行
所以立其家成就其子者無不中於法居恒訓其
子曰器滿人概之人滿天概之小子善自持毋爲
概招也於予婦壹以儉樸爲規贈君念惟志單子
冀得一元車子思林輔之未果孺人病趣惟志諏日
告廟立爲翁更名思同今補郡諸生試高等所以
竟翁志者將於是在贈君生嘉靖丙戌八月二十
六日卒萬曆乙亥四月九日得年五十孺人生庚
寅四月三日卒庚辰十二月九日年五十有一合

葬于某山之原子二長即惟志娶賴次即思同娶曾繼張女二一適王方伯子良蓀惟志質厚恬夷而閔閔焉先德之湮是懼可謂知所重余嘉其識知有所受也其以君志銘乞於余故不辭銘曰

嶷嶷於鄉婉婉於家此有愛慕彼無垢瑕孰厚其材而囏厥施宜熾且昌以俟來裔煒煒　王言式諗國人永德於幽則眂茲珉

太學次嶽汪君墓志銘

次嶽汪君子泗論余爲考官時所舉士也故事考

官兩人分校五經泗論實隷他考官會權姦意有
所欲騁而陰忌余嗾其黨以科塲爲端將擊去之
波及泗論公東阻不上者數載余常以爲愧久之
晤次嶽君雲巖㒍然不以屑意也余以是多君長
者至是君殁泗論手胡司李來朝狀詔余爲志銘
余雅知君而幸後死敢不力按狀君諱鈇字公良
別號次嶽世居新安之雙溪曾祖諱齊有隱德壽
滿百齡有司建百歲坊旌之祖諱昱饒州府訓導
考諱垍由進士仕至貴州布政司左參議生三子

君其仲也生踰年參議公奇愛之曰是兒豁達當
類我君生而美目豐頤廣顙頎然偉丈夫也少擊
劒善騎射智力過人里中俠少皆憚之然務磬折
讀書諸天官輿地素問難經旁及稗官野史靡不
涉獵稍與論說亹亹千言宿儒不能難也壯遊太
學交多名士君意若不可一世更厭薄制舉業遂
棄去工詩賦草書所至以觴咏自娛參議公倦遊
歸不問家人產而獨倚辦君君事伯兄而友其弟
黽勉有亾諸理咸飭族里待以舉火者十餘家時

時顧其內解簪珥佐施于弗靳也嘗遊淮淮上客
聞君倜儻多大節爭交歡君而君爲賢豪遊累捐
橐至千金家以此落顧喜施予益甚寒者衣饑者
哺病者藥他旅不能歸few不能葬者無不爲之所
爲人寬厚坦夷不爲囬隱人自悅服排難解紛片
言立釋會豪猾斷齒容戈矛鋒起衆口呿不敢發君
獨從容慷慨白見寃狀衆皆謝非所及而去家去
齊雲巖不遠日從親友徜徉其下或白雲帶山峰
巒蔽虧時鳥候蟲有槩于心卽坐胡牀命酒掀髯

而笑興發披一白袷衣呼客刺小艇往來江濤自如一日登金山絕頂長嘯賦詩十二章以發舒其氣歸而有終焉意惟孜孜褁糧來循訓成其子所館致皆一時名流晩學易會以剝復消息自覺擁膝閒居晏如也丁酉泗諭舉于鄉君不色喜戊戌戹于讒家人皇皇憂之君亦不色怍笑曰淹速有度詎可人力爲耶且吾先君酉舉而戌戹未嘗不竟達也其曠覽類如此歲乙巳苦脇疾明年正月病且革諸子涕泣相對君張目笑曰何無男兒氣

卯竟無一語及家事而逝噫亦異已君殁明年禮
部疏明諸生之枉泗論得牽復而君不及見人或
惜之余謂泗論累試而乃舉一舉而輒躓鄉評無
所重輕君亦不爲芥蔕蓋知其子業成而藝精浮
議之來非其罪也援參議公之往事公已先見之
矣生嘉靖癸卯四月二十九日卒萬曆丙午正月
八日享年六十有四元配永城令吳洪洲女子五
長郎泗論娶洪君球女泣詢娶黄太學鵬舉女沂
詠娶張太學懋功女治詮以郡諸生遊太學娶吳

光祿繼勲女淮諵側室出娶吳君文孝女詠先卒
女二一適吳知州繼京子明伊一適吳鴻臚道偉
子之官孫十二人女孫六人銘曰
汪在海陽碩大且光參藩著績百歲徵祥粤顯若
晦孰主張是以君之才而嗇於位士志及物渠必
入官君施於鄉亦旣有端詘必將信古之明訓君
於其間頽焉委順雲巖之麓山川鬱蟠銘以昭之
千年弗刓

處士施君謙甫墓志銘

謙甫施姓諱益臣別號華峰處士謙甫其字也先世諱秉善者義興人唐神龍中拜官吏部與同舍藍璽相友善璽女妻秉善子濟用同卜九華之麓居焉施占籍青陽自此始入國朝纓綏蟬聯不絕至嘉隆尤盛堯臣篤臣兩京兆近臣刺使天麟工部其昆弟子姓也君於其間侃侃自負不屑學士家言嗜酒好賓客窮交至輒推衣食衣食之於是義俠之名蓋池陽矣郡縣召無所屈節其備禮招延者君與謀必爲之盡居恒見惡如讐有佞色諂

笑者至不忍與坐語子為司庾郎官受請托闌出入君蹶起奮擊其左右皆迸散去然竟無如君何也余以讒罷歸君意不平甚每及其人目光四射奮膺咋舌若不與同生者余亟止之曰誠知無益第中有所激不自知至此耳侍中黄公遜國時闔門死義妻女墜江于無為表識者君聞余語慨然曰此予鄉人責也即同往尋之醵錢親知厚加封識又作墓祠於傍余為請於京兆得春秋祀以為常君本謀也晚不欲歸同余居委巷中意如唐劉

柳下隣以老而不幸君逝矣惜哉考諱宗文妣徐
氏君生嘉靖壬寅五月五日卒萬曆乙巳十月廿
五日享年六十有四配江氏子三長鳴璐娶查氏
蚤卒次鳴錄娶胡氏次鳴和安福縣主簿娶胡氏
孫承穀錄出娶高氏次孫金陵和出尚幼殇之明
年九月廿六日歸葬縣之龍口山銘曰
身詘志遂於我爲通外信内控在物爲囚達人一
盼疇嗇疇豐若君者鍾鼎名家山林雅尚不矍矍
於勢利不皇皇於得喪一觴一詠老而自放與夫

畏首畏尾覥顔負義窘然囚拘得不盡愧竟其身而不知止者不已遠乎

封承德郎戸部廣西清吏司主事宋公泰初墓志銘

公諱應徵字維就號泰初以子御𢊍貴封戸部主事于是人稱戸部公云先世居下邳祖某從高皇帝起義爲靖海衛鎭撫世其官數傳至某業官任法自重不名人一錢則封公父也封公爲鎭撫公仲子甫八齡而失鎭撫公從母蕭托伯氏以居

至十六析箸而與其配居外益貧窶日三啇而不
及食賴配以絣繴洸佐之久之食指日繁不得已
隱賣漿閒自贍稍稍不虞伏臘矣會仰禹生十齡
議所業有以農若賈進者公曰兒不凡柰何棄之
此乎乃斥貲書史遣束贄從塾師游仰禹少穎慧
所受書輙成誦亾何能爲公車業公乃率之詣諸
名家面試之聞一許可語輙沾沾喜仰禹自是益
淬厲有聲矣居恒峭直負氣矻矻不可下遇逢掖
則自行逊除舍肯脩醪餔相繼無倦一日攜仰禹

學宮廣文李豐莊見公魁形而飄髯奇之輒所曰封君旋指仰禹曰公所以貴者此子也自是閭里無不封君公者踰四年仰禹補弟子員博士齊河王一見國士遇之延爲子弟師里中聞之亦遣子弟來受經齋奉日以饒而次子亦弱冠閑治生公曰兒子業足朝夕吾將戢影漁釣間終吾生耳乙酉仰禹舉于鄉靖海自國初來士忞忞無顯者報至里中驩如雷人謂公得此當喜不自持公先入詢母出而從容酬應若固有之識者以是益重公

踰四年仰禹成進士省覲歸公撫之曰爾徼天幸有今日吾與爾約自今毋以我食貧挫爾廉不然者非吾子以故仰禹官司農六載不以一縷自益司功上其最得封公如仰禹官時公在毋蕭制中旣禫始拜　命所受冠服常篋之綸巾袨褐日與故知從容燕笑如常時暇則從田叟野叟論桑麻料晴雨人若不知其爲貴人者當路造廬強之始一見或勸之連騎交守相及時自樂者公曰爾意非不厚第兒拙我以勤補兒廉我以儉助若借兒

子面明得意吾不爲仰禹之司膺淮中會歲侵商旅不時至仰禹睋其至者譴榷之不取盈往額而又持廉無所射狥坐是忌者摘之以待勘歸須之事旋白銓曹累以名上未報或意公不能必望公無幾微見顏色有問之曰若久于官而橐垂如振槁然即以迕時吳愧矣歲時問遺族黨姻戚無失禮間有以緩急告者不難割所有以應蓋喪待而縛斂待而㸑者比比也仰禹髫年師劬公曰是孺子學乃縣物仰禹亟揹背振之毋後孔廟圮合邑

人以葺而身市巨木棟之屬纔前二日聞鼓吹聲
張目曰先師廟其升棟乎其知所重皆此類始仰
禹鄉舉時有里人挾金求脫獄者公毅然麾之去
自是終其身無一赫蹏溷公府也仰禹自淮陰遣
所部驛務迎養公曰驛路在所稱疲我曷忍益之
出囊金募役以行迨仰禹需次久或謂公宜從長
安貴人計所推轂者徒師意自守老巖壑非策公
不答以公之識與守假令有所會其度其施用可
勝道哉而僅以耆德見惜也雖然以公之一眞自

遂故其子不詘于職守以公之一塵不緇故其子克就其廉明即謂仰禹之用爲公用奚不可公生嘉靖丁酉八月十七日卒萬曆巳酉七月二十八日享年七十有三配顏氏封安人子三長即仰禹曰廷訓娶柳氏封安人次廷訪娶許氏繼王氏次廷讓大學生娶張氏孫九曰思永殤思淳廷訓出思湛思涵思朗思廓思徹廷訪出思藻思纑思偉廷讓出孫女二長殤次適諸生趙良輔仰禹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公龍旺山之原合顏安人壙而

之焉已丑仰禹與余同舉進士未嘗不以志行相砥也至是以書與狀來請志隧中之石又曷辭銘曰
宋顯靖海肇跡下邳以秋來東子孫纍纍自其高曾以戎事聞至公有子大發于文守道守官壹節無斁伊誰詒之實公之力有拱其木有崇其岡太史銘之公也不亡

憲副毅齋査先生墓志銘

自文成先生倡學以來興起者衆若寧國貢受軒

沈古陵餘姚王龍谿錢緒山四公並高足弟子而
親炙四公以私淑文成者於涇上得一人焉曰毅
齋查先生余知學來所接賢士大夫多矣每見先
生之友言必稱我艮朋先生之門人言必稱我師
而論其爲粹然有道君子也先生歿已久猶子友
知謁余言文其墓中之石余曷辭案狀先生諱鐸
字子警別號毅齋唐武德中諱文燃者任池宕二
州刺史因家於涇先生大父諱漢德父封文林郎
德安推官諱景明母崔氏張氏文林公生子五四

出崔一出張公家嗣也年十四崔孺人沒而張來繼先生事後母以孝著率諸弟肄文而更念匪學胡文匪聖胡學先後講於貢沈王錢四公間所涵濟最深巳酉舉於鄉報至猶偕同志聚講抵暮而罷如弗聞也屢上春官不售南還卽台山與少傅穎陽許公方伯拙齋蕭公職方洪潭焦公相切劘而從遊若蕭都御史彥趙少宰士登蕭學使雍趙憲副善政王國子廷楠鄭明經岱探討上下彬彬然盛巳乙丑成進士授德安府推官公淸介絕俗

而不欲爲煩苛其於单赤尤曲體其隱諸生葉潤爲讐所中先生爲直之至以忤直指不顧閒令有欲那移乾沒自潤者先生微感之令其省改不以摘發之名自居也其鞫獄民就理恐後情法不蔽者爲平亭之諸開釋者自慶幸恨得公晚久之治理流聞薦剡且上一同官直指欲並舉而疑其年先生曰第論能職不耳如以年則某長於彼且二歲直指絕歎以爲難愈重先生未滿考以卓異徵道經新鄭先生故新鄭相乙丑所舉也時家居見

先生思致書都門爲公道地先生堅卻之以此忤其意入京拜刑科給事中轉戶科右仍轉刑科左屢疏勸經筵覈邊功定營議舉人才言不爲矯激而識者服其得體休暇輒從海內名碩結社論學以爲常未幾新鄭因緣中涓起且兼銓部勢張甚欲有所修舊隙一日問先生以直報怨意何居先生若弗喻其指答問一以恬夷劑之令其自解又欲出一罪人與進其私黨先生兩執不從因與之左乃抑先生補山西參議適當表賀先生疾不行

撫臣迎新鄭旨諭致仕父老留之車爲枳先生油
然不以屑意也新鄭罷臺省交章薦復補先生舊
任父老爭歡迎之至則革蒲東停喪倣習定爲葬
儀勸令互察得歸土者不可勝數有妖似獮能匿
形而人言多煽惑先生出示驅之妖謝相知者曰
查公正人吾不敢犯爲避去兩闕歲晉廣西兵備
副使抵家而奉文林公諱喪葬一行古禮公除仍
以舊職領廣西驛傳之任三月郎以人　賀行還
任三月移疾歸中丞郭公六下劄留之不可　闕

然東返爲復水西書院倡明理學即单紫後遊者節引之未嘗不與講敵禮也平居不至鄉邑至若田救荒則力言於當事爲鄉人無窮計蘄使者所婁疏以薦而先生已決終焉意矣先生豐下廣額髯歷歷可數音吐若鍾生平品格如麟鳳心專如天日言行有壇宇坊表其於世人窺瞰依附非特所不屑抑亦所不知乃其學則篤信文成先生致良知簡易直截爲三字符時講者各立門戶先生獨守之不易謂良知不執於見即曰虛不染於欲

卽曰敍不累於物卽曰樂無有無無始終無階級俛焉日有孳孳終其身而已居恒闇然自修恥不爲表暴然學者讀其書知其學之深考其行而不合於書者蓋寡也最後疾作族兄秀視先生問曰得無動乎先生曰能病吾身耳吾心何病旦而起索衣冠端坐逾時遂瞑嗚呼此所謂任重道遠死而後已者乎時萬曆己丑十月三十日距所生正德丙子正月十七日享年七十有四配太平謝氏封孺人生子三琪淸淚淸玗淸並國子生玗淸先

先生卒今由子孫及曾玄雲仍輩出能世其學固
知先生之所延者長也余嚮往先生有年茲叙而
銘之竊比於神交尚友之誼銘曰
士貴何必極隨事而自力毋忝厥職士言何必華
以學與於鄉足名其家蛻委於茲丘子孫食其休
惟千萬秋

四川布政司右叅政鐵城李公墓志銘

浙仙都蒼嶺間有祖孫父子兄弟濟濟然並起出
可羽儀社稷而處可風化鄉人者蓋推縉雲李氏

爲冠冕今四川右叅政鐵城公其一也公諱鍵字
廷守上世自溫移台之仙居元季有諱德大者爲
縉雲美化書院山長留家焉再傳入我　明爲贈
少司寇公諱襲生四子其仲爲處士公諱檣有孝
行載郡邑志生二子其仲爲貢士公諱顒生二子
其伯爲戸科給諫公諱長當　武皇時以言被逮
謫福寧州倅卒於官今鄉賢名宦兩祀之生三子
其季爲封公諱琩貢士以子貴封南通政司叅議
祀鄉賢配田氏處士侶鶴公孫女封宜人生子四

伯郎公次鏌次鏌次今少宰公鋕公幼凝重奉封
翁嚴訓唯謹尺寸無敢越識者卜其不凡年十八
補邑諸生壬子舉于鄉癸丑下第歸杜門自守有
澹臺子羽風郎其內翁賦重役捐巳貲以助不爲
丐免守長或問所欲言謝曰無有循潔好修人共
高之丙辰成進士授都水司主事督　三殿工滿
考陞營繕員外郎未幾陞屯田郎中當分司易州
司空歐陽公約庵雷公古和議大工方興精勤如
李郎可使遠出邪特咨留營繕管山西神木二廠

時分宜柄政子世蕃倚爲奸利人多市爲重或諷
公一見公不從惟廉勤自矢以杜側目大璫侵牟
及權貴居間者悉拒絕有題覆疏稿六卷留部中
世蕃嗾銓部移公饒州守歐雷二公力爲挽留視
事如故會　萬壽宮升棟　御札分宜訊視工官
勞之分宜以所善十一人報　肅皇見無繕郎名
特批李鍵等十二員各賞銀五兩自是世蕃始咋
舌莫敢言而意未懌也後工成司屬如例晉秩而
公不與公略不色慍分宜罷乃晉公光祿少卿疏

請歸省 穆皇改元復除原官疏職掌十事如罷禁游傀儡止遠方貢獅稽御膳器皿革中官侵擾悉人所難言 上允之著爲令尋轉南通政司右叅議以小忤要人考不及左遷公遂疏乞休太宰楊公虞坡知其枉覆疏留之補閩運副南主客郎俱未赴會海公剛峯撫三吳雅重公志行咨乞守蘇州得 旨公疏辭不允乃受事值歲大侵民困甚盜起萑苻間設法調停郡賴以安又革頑嚚裁奢侈風習一變聞者稱飲水吏云入 覲餽遺悉

不行竟以議去留屬官忤執政意遷長蘆運使釐弊恤竈頌聲日起僉云蘇陝匪長蘆利藪公所在曠然不滓可謂人所難已嗣晉四川右參政公喟然曰二尊人老矣柰何叱馭行王陽道邪移疾乞休者至再部不得已勉從病痊起用例而公浩然有終焉意矣還爲鄉先生以齒德領於一時鄉隣質成者得公片言立解嘗踏貴游未嘗一以竿牘通臺省若中丞直指以人才薦者相屬公晏然若弗聞也郡饒佳山水年八十餘縱遊不厭見者目

厲之怪以爲仙曰彼須眉皓如矣而顔氵丹何爲
者耶弟四人白首怡怡始卒無間言先是少宰公
會疏論中貴忤　旨歸相知爲刻恩休紀載疏稿
及諸慰藉語公移書言忠臣去國不潔其名弟胡
有此少宰公即畷之蓋其家庭以大義相敦勉類
如此乃厚族睦姻好施樂予引掖後進化誨鄉人
又難縷指已年踰九十神明不衰臨終耿耿賦詩
而逝先是取所述作悉投之火獨存吟稿自芟削
題曰賜餐堂集留於家沒後諸司奉公鄉賢祠蓋

李以鄉先生祀者三世矣生正德庚辰九月十日卒萬曆庚戌十月十二日享年九十有一元配杜氏處士杜公辰女生子二沛浚俱蚤世沛國子生繼配周氏都察院檢校周公繼纓女生女一適周舜道側室裴氏劉氏王氏裴生子一永明國子生娶樊氏繼陳氏劉生女一適庠生樊問善王生女一適庠生樊文漸孫男三以淳以龢以恒孫女四公卒再易寒暑而子永明始獲吉壤於縣十九都官塹之陽手少宰公狀屬銘其墓中之石余以所

闕參之狀無不合乃不辭而爲之銘銘曰
當官三事所重者廉籩簋必飾不畏彊禦不侮煢
獨以恪乃職出克奏功處亦明節人所稟則筮仕
冬官大工方興其費不億公聿司之剔蠹持貞弊
孔盡塞王人當路我侁有疾不我能卽如彼飛鴻
獵者張羅其疇加弋　帝曰休哉特紀姓名賞酬
其力晉秩納言止或尼之行道爲側輿論方明覆
疏上請用課功實名匪利饒澤民通商惠此四國
參知方岳正需柄用以光社稷倏賦歸與有懷二

人岵屺是陟優游林石三十餘年薦剡靡息抑畏盤几九十一齡其儀不忒前暉後映堂搆堉篪勿替有翼人與地靈峩峩官山蔚然增色我為作銘百世千秋過者必式

明故中憲大夫順天府府丞雲蛟黃公墓志銘

萬曆巳丑余與公同舉進士一見相莫逆旦夕過從亡厭也丁酉余中讒罷歸公憤憤咨嗟嗚詫不能已癸卯公持節按維揚顧余金山飲酒道舊者

累日旣別公晉順天府丞功名日有聞亡何而報
公逝矣公子龍文等排纘公事行屬余爲志銘嗚
呼余其忍銘公哉公諱吉士字叔相別號雲皷祖
惟政自澶淵遷內黃家焉自是世爲內黃人高祖
諱綸曾祖諱琦祖諱槐三世皆有令德父諱流由
貢授山東棠邑縣訓導以孝行聞詳載邑志以公
貴贈行人再贈御史母郭氏贈孺人於嘉靖己酉
正月二十二日舉公生姿異凡兒才數月邑有
冉學博者善相人奇之曰此千里駒也甲子補弟

子員已巳遊邑校試輒第一巳卯領鄉薦尋上春官不售下帷大肆力於學不問外事縣令謂其有澹臺子羽風巳丑成進士授行人辛卯奉使　蜀藩以秉禮最其官事竣還贈翁亦授司訓會於家父子冠紳展墓人皆榮之贈翁之任未久病卒公飲泣欲絕居喪動遵古禮服除補原官奉使　册封　韓藩一切餽遺無所受乙未考三年滿行人級八品父在可貤封沒者不與公語僚寀曰可貤之生前獨不可貤之身後乎率衆上疏陳乞得

俞旨自是司務助教諸秩以例請俱得貤贈爲絜
令錫類之孝於公首歸焉公不欲以閒曹自惰窳
以其隙取律例載令甲者肄習之時稱精法比無
踰公者庚子考選在廷以公材品擬監察御史疏
入留中辛丑九年滿銓部以公原擬職銜請有
旨准陞授浙江道御史考選未下得先蒙陞授蓋
異數也總憲溫公得公喜甚即劄委諸劇差公隨
事展力無少怠是冬　冊立　東宮覃恩贈父母
如其秩旋奉　勑按宣大定礦變擒積猾威惠大

著疏請停中使詞極剴切乙巳改按淮揚入境即廉得碭山墨令某論劾問如法會鹽漕兩使者皆缺人併以公攝當比士學使者又缺則析江以北四郡三州學政亦以公攝而公一人總四臺職矣四臺皆關大政公精勤其職振紀法端風化鋤奸豪撫良善懲商竈督轉輸公課試明品藻犂然當於人心乃其性孤潔不以秋毫之端自點諸肺石羨邑用之邑郡用之郡興廢剏新無所不庀飭前後築城修學建文昌閣尊經閣搆基運書院不一

若維揚若泗若和若高郵若盱眙諸役槩可攷也更以其餘刻史集理學諸書數百卷公於海內所在爭立祠生祀公者相屬語具各生祠記中戊申復拜　命巡兩關諸如收蹂躪之衆於腹裏發疎虞之罪於塞外淸屯田之巨蠹於軍中伸鵠亭之沉寃於死後爲人所稱說者比比矣已酉晉順天府丞京輦稱多姦利公洞坦不設鉤距壹以寬大行之而人自凜然如舉人陳邦訓張文明丁承乾等十許人皆爲辯豁得全以蘆溝橋重地請鐍季

稅不得爲出贖賧補之謳吟載道此公巡宣大時所奏請停止而茲稍稍自行其意也歲旱奉　命祈雪公步行虔禱雪大降　上嘉悅目爲黃府丞雪云辛亥京察例自陳會前以持法失權豪意構之銓奉　旨調南用人謂公望實顯白環召可不旋踵也而詎意其止此也夫公身長七尺餘龎眉飄須顧盼偉如生平孝友通於神明睦婣遍於族屬親戚交遊婚之贍之生爲扶持沒爲存卹至於子姓惟遵以清白規之儉約一準司馬公家法其

者五六人爲詩酒社懷野田公其一也羣居笑談
賓日月而課花鳥見者謂爲香山洛社風亡何而
公已矣子之艮等於是歲十二月八日葬公方山
之原手事狀屬余爲墓門之詞曷敢委按狀公諱
有成字名錄別號懷野其先揚之泰州人明興有
諱茂七者始以總旗隸戎籍四傳而諱昱正統中
破賊將樂次年復大戰武義以斬馘功授鷹揚衛
試百戶自是世居金陵云昱生銳銳生欽欽生山
皆世其職山娶岫配王氏公考妣也公生數歲惺

惚不羣從塾師習博士業則工博士業兩尊人弗
善也曰家世材官介士不於三尺取封業而至齷
齪鉛槧爲公乃去學擊劔騎射則又工擊劔騎射
然不廢書萬曆乙酉中武舉鄉試丙戌連收其科
授指揮僉事大營把總已改神機營辛卯守備泗
州踰四歲晉山東都司僉事甫二歲晉昌鎮遊擊
將軍又五歲爲徐州叅將明年改京營先後七任
大司馬中丞若給事中御史以職事薦者疏三十
七上首薦剡者強半無不稱艮將才者而公業倦

游歸矣公爲人坦洞不設城府推表見裏而壹出於寬厚拊循士卒不啻挾纊然所至皆樂爲之用而公繕治虎落躪石長戟勁弩且精甚有犯者望公幟無不相戒避去以此名聲獨爲諸帥冠顧公伉直無所撓故事鹺使接公迓之卮公入鹺使立自如公却不進須如卮乃前一漕使欲公橐鞬見強之至再公奮曰頭可斷守不可易也往往刺求公無可指而公亦鬱鬱甚居恒歎曰先世不脫兜鍪髮爲盡禿僅僅得小署級耳我安坐而獲高爵

非百戰膏草野何以報國恩乃弗究其奇以殉惜
哉性至孝少母病禱於茅山百步一稽首不知疲
也弟四人念其貧俸餘必與共復置義田爲從子
膏油資他如曹鳳王承宗朱奇非公知舊脫之危
難之中而不規其報人尤以爲難生嘉靖乙巳正
月二十日卒萬曆辛亥九月十一日享年六十有
七元配笪氏繼孫氏子二長郎之良次之甫皆國
子生良娶撫使趙公女甫娶都閫韓公女四女所
適皆名族趙祖行董應期楊千世蕭琯其壻也孫

二易生祥生孫女六俱幼是時同社夏鄰丞尚患
梁都閫文元余兄靖經紀公喪而余㸃志且銘之
銘曰
世風靡靡日脂突公丁其時獨挺發長身玉立峻
丰骨武略文條思鬱浡行間出入靡自詘口嘘長
虹貫日月中邊保障威愛浹林林士卒侂得活非
分蹄之屹難拔飄然奉身返巖穴揮金閭里意自
得倐如横空翮中鎩我作銘詩爲臚列高岸可谷
名不滅

明故河南汝州知州竹阜胡公墓志銘

竹阜胡公謝汝州政歸逝者十有六年矣顧墓門之石闕如也頃公季子屯部君一鴻來仕金陵謂少宰縉雲李公公同籍也而相知為稔請狀其行屬余銘之其敢辭按狀公諱邦彥字子美别號竹阜浙之餘姚人父封公諱懋博士弟子員以公貴封承德郎母孫氏中丞蒙泉公女弟贈太安人生子三公其仲也公幼奇穎甚年四歲口授大學一過即成誦又性凝重不與羣兒嬉方未授制義從

傍竊聞見已了了輒能行文迨就學業日奇進無
何太安人逝公年舞象耳執喪禮一如成人封公
闊畧不問家人產倭患起相攜避山谷間至不能
備一力遣公代牧公挾策讀牛背上聲振林樾見
者奇之甫應童子試為督學松坡畢公所賞拔自
是公名籍籍動諸生庚午舉於鄉辛未南宮不售
文定李公聞其名延於家塾命諸子師事之師道
方嚴為文定公所器重尋入太學四方士慕公操
文求質者不可指屈乃數奇婁上不第歎曰父老

矣吾終不以一第而緩吾父養謁吏部選得徽州
府通判徽民挾高貲爲浙東西大賈多願陳筐篚
交長吏公不納涖任職在典備諸以例贄以羨進
者皆痛斥之一切治辦會休寧缺令御史檄公攝
蓋五閱月而不以秋毫自淄清望大著奉委賫詳
及輸貢者三入都門以輕騎往時司馬糾乘傳溢
額者罰有差公獨不與三載奏績得封典榮其父
母以郡倅徽　主恩稱異數云又三載晉河南汝
州知州公於汝善狀非一其大者地多盜始至郎

勒卒擒其魁史世德等乃前政所不敢問者民賴
以安所轄故多礦人競爲姦利民之豪而黠者往
往爲之窟而陰賄於官寬其繩公一一置於法礦
患遂息當是時識者稱公嚴不苛辦不擾困不求
峻不激爲良吏第一而不能得上官意久之公仰
天嘆曰吾幸不媿民然旅進退蹴蹐風塵間獨何
爲者未浹歲遂拂衣歸去之日行李蕭然人或不
堪而公自如第謂還初服趨子舍於願足矣侍封
公卮酒爲壽務得其歡或偶疾衣不解帶日夕親

厠牏惟謹封公卒會公偕子應武林試不得視飯
含大慟幾絕自悲貧不能厚葬曰子廉則難爲孝
孝則難爲廉聞者莫不傷其意焉居恒篤於親友
於兄弟事繼母如母伯兄垂老迎之官舍同食飲
而分俸給其家憫季弟病瘍臥起與俱手自治湯
藥疾革不倦其內行淳至如此乃學而優弗以第
政而最弗以遷長者而豐下弗以躋於上壽豈天
不欲公盡有之徐待夫爲後者耶卒萬曆戊戌九
月十四日距生嘉靖戊戌六月十八日享年六十

有一配李氏處士視軒公女封安人白首相莊有
伯鸞德曜之風生丈夫子四長一鵬娶陳氏繼王
氏葉氏次一鳳諸生娶孫氏次一鶚壬子舉人娶
孫氏繼王氏朱氏次一鴻即屯部君庚戌進士娶
陳氏女一適陳舜胤孫男十一士俊士佳士傑鵬
出嗣洪嗣源鳳出禹叙稷育禼倫益謨鶚出琪枝
瑞徵鴻出孫女二長鳳出適黃鏡次鵬出適羅德
明公前是自卜地南山之陰諸子業奉治命以戊
戌十二月二十五日窆諸幽矣余感公之闇然而

章久而有合知天之陰施於公者緩而深也追而爲之銘銘曰

謂爾爲貧爾澤豐於昔謂爾無年爾後何緜緜南山之原風氣蜿蜒斯其胡汝州之阡

汪君仲嘉墓志銘

若夫巖處奇士英辭潤金石高義薄雲天可儒可俠亦玄亦史擅通人之致標高隱之目亦可謂絕出一時流光來裔者矣余友汪君仲嘉是已比歲君遊嶺南因陟匡廬泛彭蠡覽羊城羅浮勝處畢

尉佗陸賈安期生葛洪之遺跡而歸其意氣甚盛不謂幾何時而以凶聞告也君二子將營葬請李本寧先生爲狀而屬余銘之曷忍辭按新安汪氏姓爲著汪姓千秋里爲著千秋里汪左司馬伯玉公兄弟爲著慶曆間司馬公文譽擅海內而弟仲淹仲嘉鴈行起以故海內推司馬公者輒稱二仲云君諱道會仲嘉其字也父羅山公母杜孺人少奇穎好讀書及名賢墨蹟古器法物日陳几案間摩娑研味如親見其人然年十四能詩司馬公每

摘句嗟賞喪母哀毀成疾羅山公以滅性戒之君乃抑哀就學已爲邑弟子員已去之太學六人棘不第而文復逝君意不自得曰吾佗佗博士語冀一伸之吾文而更何冀哉乃盡棄去習先秦諸子家言及二京六代三唐靡不精究非徒媛媛姝姝一先生之言而已雅自負不錄錄嘗謁太宰陸公不即見留書讓之太宰見而驚曰奇士也亟造門謝過因而定交且引吳文定公之交陶公事爲例其相器重如此渡江暴風雨舟幾覆衆相對泣君

謂舟子廻飄順風幸無恙須臾至和州從人倉皇負裝行邐者翼其狀拘而白守守聞君名迎爲上客關吏恐甚君慰之曰若職事也且語守善視之於成均時出入師生燕見具賓主禮劉公語君復次當得官君笑曰豈不欲我爲國子師長揖客耶劉公自媿知君淺中人某慕君謂欲見之君以出亡辭會礦事興至新安羣不逞翼之議伐冢若居餤寖張長吏無所爲計君憤然曰吾今則可以見矣走而直入椽上坐某知爲君爲色喜君抗聲曰

吾來直爲公解紛耳　上用公非欲公殺人今禍及闔郡士大夫人人惴恐或上變告公或突起叵測公柰何某俛而對曰諸尋散其黨自是人人安堵謂君三寸舌不減聊城矢矣郡國守相蓄疑難請者無不立爲剖而絕不及私性好潔修容止勤浣滌所居洒掃無纖塵雖千里遊一夕寓無弗爾所儲陳書彝鼎位置都雅對客茶讌爐熏笑談移晷無凡語所酬應書疏詩章小楷篆籀無凡筆間以緩急叩輒傾橐應至舉所珍付質庫不以幾微

怠色見也羅山公病以君嫡子陰予千金君出以分散異母弟冢孫祖登幼聘孫氏女登疾女弃不可婚君力言女家令更適不以孫故而寡人之女里有父子兄弟相齗齗曲爲劑之令悔悟無腹議乃已祖墓爲程某所盜葬訟久不決居間於侍御令剖棺滴血以難之人曰千年枯骨有無不可知簾君可無對簿君疾言爲人後者有不赴祖考難而安處乎程度君必不出可展轉君驟起應計頻訟郡邑爲直其事將呼程扣其墓君復曰人各有

祖吾業安吾祖矣而令八祖暴骨乎程墓得不毀
人更以爲難嗟乎君微獨學行茂也卽其材具要
自有過人者藉令假之一第内則持議以鎭羣囂
外則出身而捍國難不亦磊磊落落乎哉而僅以
巖穴終惜矣生嘉靖甲辰十一月三日卒萬曆癸
丑八月一日享年七十配羅氏先君十年卒子四
伯無咎季無過先卒無虞無極卽丏余銘者無咎
娶徐氏無虞娶吳氏無極娶潘氏無過娶梅氏女
三適吳應潘吳學思方胤侯孫六祖登祖襄無咎

出祖越祖高祖茂無虞出祖修無極出孫女二曾孫女三某年某月某日葬君某山之原余次其事而系之銘銘曰

棲逸如張仲蔚而以一徑便也排難如魯仲連而以闔境全也博雅如楊子雲而能守其玄也潔淨如何佟之而學師其顯也美哉君之生乎翩翩兮其欲仙也遠哉君之名與此山俱乎繩繩兮結爲大年也

贈孺人鄧母尹氏墓志銘

贈孺人尹氏生廣之東莞考見素公母陳氏嫁同縣贈給事中鄧翁某年三十而卒至是四十一年往矣子給諫以書及狀來曰余母亡不佚甫七齡耳追今思之母處卑而陳義高養薄而植德厚世固有拱璧駟馬翕赫於生前不若片言隻字暴白於身後者予不遺而賜之銘其以解余哀余讀而悲之爲辭按狀孺人生有異質性愛潔雅言笑不輕出所居當邑孔道歲時神會若燈夕魚龍曼衍聲沸戶外孺人匡坐不爲動或保姆強出觀乃孺

人徐徐行不爲亟也稍長功容絕人然不欲以刺
繡先蠶績曰女職也年十八歸贈翁躬治爨滌其
於槃炙葅醢釜甑盤蓰不唯諾而集奉上撫下里
委怡順無弗帖帖當是時孺人身無文衣而窺其
篋有縷枲麻充牣其中蓋靡不出孺人手矣閭里
有交徧譎者聞孺人風默自檢斂隨短長爲善久
之贈翁試不售又家日迫謀爲賈人游意難孺人
孺人爲決策曰奚而不可且青雲之業自有任者
業心儀給諫非凡子矣爲盡出橐中裝輔行無靳

色會島夷內訌賸翁𢽾黿白在圍城中城陷屠殺
慘甚賸翁幾不免尋島夷意稍倦時有縱舍賸翁
乃得逸而孺人不知也夜抱弱子侍姑側忽蚓鳴
於堂如蝸聲長而哀引火視之燥地也而無隙孺
人驚曰夫子客遊儻有變乎亟取瓣香禱於神曰
若有變者其長鳴已而鳴竟止孺人驚甚則又禱
曰脫變而免其鳴三已而果鳴者三不數日島夷
信至疑慮傍徨間而賸翁返矣一一與兆合聞者
詫然歎詫謂爲異事先是母家感疫甚衆畏莫敢

竊孺人獨鋭身爲理湯藥比歿調棺斂庀葬事不
爲倦忌動時人語曰疫無鬼以爲不信昵尹氏女
第雁大故勞傷備至得怔忡疾旋聞變驚憂增劇
贈翁生還悲喜交集雖力疾強起而不可療矣屬
纊時手給諫而屬之學意甚篤卒之給諫舉進士
以令高等贈冊孺人尋進南戸科給事中　璽書
再至望賞駸駸起而孺人不能待矣漢桓少君儷
鮑宣清苦絕倫時人以爲難宜官至司隸子永爲
中興名臣孺人修行婦道與少君何異未遇於贈

翁而得之給諫即壽未及中而澤能衍後天之報
孺人為不薄已子三長雲霄即給諫今爲湖廣按
察司僉事娶趙氏封孺人次雲衢早殁孺人出雲
龍邑諸生娶某氏女一適諸生處士龍繼母劉氏
出孫男三長逢年聘南城知縣李同芳女次逢熙
聘南兵部郎中袁崇友女次逢京未聘孫女三長
適袁㦤次適林鉅皆諸生次未字皆雲霄出孺
人生嘉靖癸卯九月二十八日卒隆慶壬申二月
六日越二十一禩始卜地而葬葬於萬曆甲午正月

二日又十九欑而給諫以墓石屬余志而銘之銘

日

毋有生自天人居汛埽靡纖塵困且貧懐罔慼如

少君任舂汲歸五㦯毓名子夢有光兆靈祉德則

厚不及年賴　璽書名乃傳葬日多銘未立子撫

遺書且泣友弱侯太史徒爰作銘系終初

陜西布政司左布政使拙齋蕭公元配淑人

朱氏墓志銘

嗚呼三代而上諸侯卿大夫皆有節儉正直之德

莫不知正心脩身以齊其家其家化之亦莫不有專靜齊肅之行天子歲時巡守覽觀民風其於婦人女子之詩亦必哀而存之肄其言於樂官而歌於房中遠綜其實惟曰貴能勤富能儉而已弋鳧鴈飯筐筥供祭祀而已豈不知現行異節足動人之觀聽聖人謂事難而不可爲繼不若中庸之足爲訓也以余觀於蕭淑人蓋有合焉淑人諱桂處士古崖朱公女陝西左方伯拙齋蕭公之配也生子四長思似以孝廉署太倉州學正次思脩思倡

皆貢士季思作邑諸生朱公故倜儻不羣與配張
碩人並有賢行顧艱于嗣晚乃得淑人淑人則端
靜莊重與羣兒異朱公念僅僅一女非得佳壻何
以相朝夕時方伯公在里中年甚少以穎異聞朱
公並許爲婚淑人年二十來歸方伯業爲諸生而
赤貧舅姑老二弟且幼淑人奩具甚豐一獻諸舅
姑不以秋毫自私即母氏有所餽遺食飲亦然當
乏絕自食其粗而於二人非甘毳不以進方伯以
故得壹意續學無內顧憂太淑人嚴稍不當意輒

怒形辭色淑人所奉之百方舅歎曰媼故不得新婦而調巳歲辛酉方伯舉鄉書則太淑人病作淑人躬侍湯藥衣不解帶者帀三歲太淑人竟卒太淑人革謂淑人善事我囑曰吾少苦貧於寒餓之味深矣若異日必貴其無忘推所有而及人乎所以念我也淑人泣而唯唯是時太翁篤老二幼子未婚淑人新持家秉事其舅愈益虔幼者出就外傅撫之備至無何舅以余孺人來繼事之如太淑人于是爲二弟畢婚則引娣氏同事余孺人無間

言辛未方伯登第筮仕戸部郎淑人從無何太翁
與余孺人相繼卒淑人相方伯喪葬咸庀巳卯服
除方伯單騎而北辛巳復從方伯京邸封安人旋
進宜人居三年擢爲紹興守客有難越者爲方伯
言之亹亹淑人曰客語非是君守劇郡猶吾爲大
家婦何者衆愈爲惕厲資耳居署中手治女紅不
輟間聞鞭撻聲慘然不樂夕必問所決何事即當
笞無可少省乎久之方伯宦于蜀若黔淑人遠不
能從家居訓諸子若婦而督教之然不以苛禮繩

諸婦時時稱述太淑人與已艱難狀感諭之而已
壬辰復從方伯于汴進封淑人已而之晉之秦庚
子方伯覲事畢將圖歸趣淑人治裝淑人曰諾已
而寂然視之敝衣數事不能滿篋也淑人性恬雅
無他好雖方伯宦遊三十年不以一縑自飾即由
始封至淑人三命矣一翟冠不易比鄰貴人婦爲
酒席燕會車服華煥飲食豐侈婢女靚麗閭里夸
之淑人如弗聞也於方伯俸餘隨所有出之不自
名一錢即有所予不告之方伯不予也至析産二

弟及置義莊淑人必從中從臾之居恆念太淑人
不置其族黨至手調食啖之曰吾見蓋輩如見太
淑人也以乏絕告必應其求仲叔遺娣氏旦暮引
與偕食飲必共卽娣氏忘其孀居也撫二孤如已
子爲之婚嫁居食卽二孤亦忘其失父也人以疾
苦告必爲之盡或脫簪珥周之不厭念父母無嗣
請于方伯爲增封樹立碑置田令族子守之歲時
遺祀不輟淑人故強健無疾自方伯公卒貌日瘠
逾年而病幾殆諸子憂之淑人曰吾年七十復何

望得從先君子足矣然淑人竟愈健七箸如故日
率諸婦舍飴弄孫以爲常又六載一日語婢曰若
望吾八十壽期昨夢神人言止二日耳然愼勿告
諸郞君踰二日晨起櫛沐如平時季婦毋病淑人
猶出訊頊之入室安坐而逝亦異已乃萬曆庚戌
閏三月廿四也距生嘉靖甲午閏二月一日得年
七十有七恩似等以次年辛亥十月某日葬淑人
邑琛山之原從方伯公窆焉恩似述淑人事狀屬
余曰先君子劬業辱賜之銘敢更以母氏爲子累

嗚呼淑人爲婦而妻而母悉應古法其德行之專
靜志行之齊肅與所稱鵲巢采蘋何異以淑人爲
諸侯大夫之配而不獲列於國風此史氏之責也
輒論次而銘之以附於詩人之義子女婚嫁語具
方伯志中不復出銘曰
詩有二南分陝以書方伯所蒞乃其遺墟越二千
年蔚起風教亦曰淑人令德有耀富而能儉貴不
驕卑孝於父母施及窮嫠士誦士弦家塾始兆鬱
之纖之遠邇胥效匪直也家正是國人問名考德

與古爲羣有幽搭山瘞玉於此敬撰初終以備詩

史